

聊斋闲品

小满

◆董全云

翻开日历,小满到了。满,在乡村是一个美好的词。圆满,丰满。似乎连墙壁贴上的美女和娃娃也都是这个模样,就连找老婆,也多偏爱丰满的女子,喜气,旺家。

坐在院子里乘凉,墙外的园子里不知是什么虫儿在唧唧啾啾地扯着嗓子唱歌。菜园里的青菜叶子碧绿,茄子已经开了几朵奶黄色的小花,黄瓜顺着搭好的瓜架往上攀爬。天气眼见得热起来了。母亲说热是好事,见热万物长。

二大娘正在择洗苦菜。她说:“小满食苦,一夏不苦。”她准备给家人凉拌一个菜,再切碎了烙几块苦菜饼,绿莹莹的,配点新蒜捣的泥。

小麦一天一个模样,正在走向饱满和成熟的路上。掐一个麦穗,绿色的麦粒颗颗饱满丰盈,已经可以嗅到麦子的清香气息。这要搁前些年,人们已经开始修整晾晒的场地,赶大集。爷爷从阁楼取出往年的镰刀,在青石上嚓嚓地磨出明亮锋利的刃。他一边用手指在明亮的锋刃轻轻刮动,一边笑着说:“磨刀不误砍柴工。”奶奶则开始整理往年装粮食的袋子,把破损的地方仔细地打上补丁,这可不得丝毫马虎。

现在有了收割机,人们再也不用这么费心劳力了。几十亩地,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工夫就收完了,想想就让人开心地想乐。

小满一过,父亲开始一趟趟跑进麦田,仿佛也长成了一株麦子。麦子有大麦小麦之分,大麦的穗子细长,摇曳着细长麦芒,妖冶地在小麦田里随风起舞。它们总喜欢出人头地,却不知露脸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。人们播种时本没有它们的种子,也不知它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。此时,人们还是固执地把它们一根根地从麦田里剔除出去。到了第二年,这块地里依然是会出现它们的影子。不管是大麦还是小麦,都是小满的孩子。

路边在杏树茂盛的绿叶间,掩映着一个金黄的大甜杏。麦黄杏,麦黄杏,仿佛有人召唤它们,不管大的小的杏树,枝头上的果子都不约而同地变了颜色。它们也是小满的孩子。

房头的鸪咕开始欢鸣,还有布谷鸟,一声声叫得人心慌。熬麦子的香味开始在灶火前弥漫,一把麦子,在火上转着圈,麦芒扑簌簌地掉到火内,不大一会儿就可以闻见诱人的香味。趁着热,轻轻揉搓,吹去麸皮,吃得人满嘴的黑,却是这个季节独有的味道。

村里的磨盘也清洗干净,只等新麦入磨。明代刘若愚在《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》中记载:“取新麦穗煮熟,剥去芒壳,磨成细条食之,名曰捻转,以尝此岁五谷新味之始也。”欧阳修在《归田园四时乐春夏二首》中白描出小满农家情形:“南风原头吹百草,草木从深茅舍小。麦穗初齐稚子娇,桑叶正肥蚕食饱。”

南方的小满,雨水达到了一年中最高昂的表达,试图在顷刻间把所有的空间填满,连小水洼都有了大江大河的志向。何为满?全部的占有不留一点空隙,少则患得,多则患失。江河满过堤岸就会泛滥,心念满过了气量就会戾断,这世间本无满,有的是自满。所以,小满,满是一种期待,小则是期待的一种规诫。

每一种生活,都有节奏;就像呼吸,一呼一吸,生命才得以延续。小满比饱满要收获更多更长久。至于为什么只有“小满”而没有“大满”,其实是在阐述一个“过犹不及、盛极必衰”的道理。

小满,满而不盈,这或许才是最好的状态。

史海钩沉

最牛伯乐欧阳修

◆周振国

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。呼唤伯乐的韩愈不会知道,200年后出现了一位史上最牛伯乐欧阳修,《宋史》说他:“奖引后进,如恐不及,赏识之下,率为闻人。”就是说欧阳修提携人才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,并且经他提携过的人都成了名人。

欧阳修是北宋文学家、史学家、政治家,是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,与韩愈、柳宗元、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合称“唐宋八大家”,与韩愈、柳宗元、苏轼合称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;曾合修《新唐书》,独修《五代史记》,即《新五代史》;在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为官,历任翰林学士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、兵部尚书等要职。

庆历初年,青年才俊曾巩给文坛大牛欧阳修写了一封自荐信,并献上自己论时政的杂文数篇。欧阳修看了曾巩的文章,非常欣赏他的才情和政见,并写了回信,予以勉励。曾巩虽擅长古文策论,其质朴的文风与应举时文却格格不入,故屡试不第。欧阳修为此特撰《送曾巩秀才序》,为其不平,为其扬名,并把曾巩收为弟子,亲自教导。嘉祐二年,即公元1057年,38岁的曾巩终于进士

及第,他的两个弟弟曾布曾牟,妹夫王无咎,也同榜高中。

嘉祐二年那场大考,宋仁宗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主考官,实有正文风选真才的考量。当时文坛流行太学体,文风浮华而又怪僻,科举选贤也深受影响。力主平实文风的欧阳修敢于担当、慧眼独具、排除干扰,从约40万考生中,录取进士388名,选拔了一批文风务实、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,这些人后来在北宋中后期政界、思想界、文学界可谓各领风骚,其中有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、苏辙、曾巩,有理学名士程颢、程颐、吕大钧,而官居相位的就有9人,他们是王韶、苏辙、曾布等,有24人在《宋史》中有传,所以这一届进士榜,被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,而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,自然也堪称千年主考第一人。按当时惯例,礼部考试结束,考取者都要手持门生帖拜师,这样欧阳修与这些新科进士们也便有了实际上的师生名分。

与欧阳修有师生之谊,或者说被欧阳修发现或扶掖过的名人,还有苏洵、王安石、司马光和“守成良相”吕公著等。

苏洵发愤较晚,科举不第,没有上辈荫封的他便托请朋友举荐入

仕。欧阳修在看了朋友推荐给他的苏洵的《衡论》《权书》《几策》后赞不绝口,遂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《荐布衣苏洵状》,还将他的文章推荐给宰相韩琦等公卿士大夫,后再经韩琦推荐,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,这个职位大概就是皇家图书馆的编辑校对,品阶不高,但要求不低,没有点真本事,政审不过关,还真进不去。

王安石是曾巩的好朋友,二人来往密切,欧阳修通过曾巩认识了比自己小14岁的王安石。欧阳修很赏识对方的才华,在至和二年和嘉祐元年,即1055年和1056年,曾二度上奏折举荐王安石,还曾当面向神宗推荐,说王安石有宰相之才。欧阳修逝世后,已身居相位的王安石亲自撰写祭文《祭欧阳文忠公文》,传为千古名篇。

司马光的成功也得益于欧阳修的一纸荐书。宋神宗即位之初,参知政事欧阳修上书《荐司马光札子》,说他“德行淳正,学术通明,自侍侍从,久任谏诤,说言嘉话,著在两朝。”对司马光作了很高的评价。由于欧阳修的极力推荐,宋神宗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,不久又升为御史中丞。

吕公著的父亲吕夷简在位时,对欧阳修多有排斥,但欧阳修举贤不避仇,出使契丹时,契丹皇帝询问宋朝

荐书架

《跑步穿过阴云密布》:简单运动的巨大力量

◆汪微

《跑步穿过阴云密布》通过35个感人至深的真实跑步故事,带读者感受跑步运动驱散内心阴霾的巨大力量。读过这本书,你就会发现,作为一种运动,跑步可以保持身体健康,给人带来奇妙的身体状态。对于遭受创伤、感到抑郁和焦虑、患上某些身体或精神疾病,导致生活陷入危机乃至崩溃的人来说,跑步是一剂良药,带来重生的希望。

2016年,《跑步穿过阴云密布》的作者、马拉松跑者菲尔·休伊特(Phil Hewitt)在一次可怕的抢劫中被歹徒严重刺伤,他出现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,就连去超市购物这种事情,对他来说

都变得十分艰难。后来,他在自己熟悉的跑步运动中发现了拯救自己的希望。休伊特发现跑步这项简单的运动,能够有效地帮助他康复,尽管一开始跑得浑身疼,但精神上倍感振奋,这激发了休伊特的兴趣。他随后花了三年时间,采访了另外34个跑步者,这些人曾遭遇过创伤、丧亲、重病、成瘾、抑郁和焦虑等问题,他们通过自己艰苦但畅快的跑步历程,最终获得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疗愈,看到生活的希望,并走出自我封闭的晦暗地带,和其他人以及社会重新建立联系。

书中30多位跑者的经历告诉你,当你跑步的时候,你会成为自己的绝对榜样。

人与自然

夏雨

◆桑明庆

狠地打落在地上,打落在屋顶的瓦片上,发出“啪啪”的声响。地上瞬间溅起了无数的水花,不一会儿便形成了流动的水潭,这水潭通过排水道流到街上,于是曲曲弯弯的街巷,变成了河流。雨打落在屋顶的瓦上时,它的声响似乎要比落在地上大一些,“啪啪”像是机关枪一样连发不停。随着这声响,雨顺着瓦槽在房檐上集结后落了下来,这落下来的雨水,在长长的屋檐下形成了一道编织均匀的水帘。

雨帘后面的门槛之内,母亲端来一个柳条筐子,把针线活摆到了面前,她扯起长长的线绳,要为子女们缝补缝补衣裳,要为她们的男人纳上一双针脚密密的鞋底。父亲倚在门框上,细细地在观察雨水,时不时还在自言自语地说:“这雨来得不好啊,太陡了,有些水儿都流走了,浸泡不透庄稼的根,还会冲得岸倒豁开。”有时又会说:“这雨下得好,稳稳当

当,慢雨能够浸透土壤,青苗能喝足水。”雨还没有停时,父亲就要戴上一顶旧草帽,披上一块油布,挽起裤腿,扛上一把铁锹,匆匆奔向田地里,他要让山坡上、岸头上流下来的雨水,都流到自己的玉米、谷子、棉花地里。母亲总会喊道:“恁个老汉子急啥哩,雨停了再去吧,别叫雨水淋感冒了。”父亲好像没有听到一样,带着一团水雾,消失在了雨水之中。

夏雨经常会像顽皮的孩子在和人们开玩笑,有时它在这一块下,而与它相距不远的天空却是晴朗的,有时村东头下,村西头却是阳光灿烂,这样的脾气真让人捉摸不透。有一年伏天,还是在生产队的时候,本家一个三叔叔带领几个女社员在地里锄谷子。半晌时,三叔叔心急,他梭摸哪里都没有方便的地方,可把他急坏了。这时,一阵雷响,一片乌云飘来,三叔叔心里暗自高兴,心里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,于是他顺着裤子便解决了

问题,只等着下雨时把裤子淋湿,谁也不知道他尿在了裤子里面了。可是谁知道一声雷声过后,这片乌云飘然走了,一滴雨也没有下得到地上,真是“干打雷不下雨”啊,这让三叔叔心里感到非常尴尬。有一个眼尖的女社员看到了这一切,便问道:“三叔叔,你的裤子咋湿乎乎的一片,你不是尿到……”三叔叔红着脸说:“刚才不是下雨了吗,是雨水淋湿的。”女社员说:“下雨了?俺们咋一个雨点都没有见到呢?”三叔叔:“伏天的雨就是隔空沟下的吗。”说得大家都笑了,从此,“隔空沟”便成了三叔叔的外号了。

一阵雷声过后,乌云像是听到了什么命令,渐渐地裂出了道道缝隙,雨小了许多。一群邻家的孩子,光着身子,欢天喜地的蹿到了街上。他们把街上流淌的雨水当作了游乐场,有的在用雨水洗头,有的在洗肚子,有的干脆趴在水里学起了“狗刨”,他们玩得疯来疯去,好不热闹。突然,孩子堆里冒出一个光屁股的孩子,起身就往前面跑去,他的母亲在门楼底下喊道:“小祖宗啊!你往前跑去啥哩?”孩子说:“我去前面摘荷花呢!”母亲喊道:“回来吧,你撵不上,浪花比你跑得快!”孩子头也没扭,顺着流水的方向,向着那一片浪花飞了过去。



情系大山怀(国画) 闫天友

知味

吃花虫

◆连伟峰

小时候,吃碗杂面条好像过节,能吃上一碗捞面条犹如过年,更不要说能吃上肉了。小孩子们喜欢过夏天和秋天,这个时候家里不仅能分到小麦、玉米、红薯等吃的东西,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下河摸鱼、捞虾,偶尔还能逮只青蛙,粘个知了……一时让一年内极少沾油腥的嘴巴解解馋。

春天,正是青黄不接之时,吃了一冬又快一春的腌黄菜,喝了一冬又快一春的蜀黍稀,嘴里寡淡得很。一天,队长派人喊我娘去队里的仓库开门,娘不在家,我寻出钥匙去了。仓库门上挂着两把锁,另一把锁的钥匙是村东一个经常不见笑的40多岁的嫂子拿着的。我们分别开了锁,打开了门。黑脸队长与另外两人开始在里间起小麦灌口袋,那老嫂子也在一旁帮忙。我好奇地东瞅西看看,感受仓库的神奇,一个个水泥池里,盛放的有玉米、带壳的花生,堆有带皮的大豆、整穗的谷子等。

忽然,我发现一个水泥池里面堆着两小把带籽的棉花,仔细看,棉花上有小小的红虫子在蠕动,有的正向池壁上爬。粉红色的虫子有的较肥,有的细小,它们好像把一团团棉花当成了一座座小山,三五只争着爬高上低,有的爬了一趟要上水泥池壁,却一不小心突然从墙上摔下。我小心地捉了一只在手,看着,再举起来,感受它在掌心的蠕动,麻麻的,痒痒的。我又捉了十多只……

胡同里,一个小姐姐见我手里有这么多小虫子,好奇地看着。忽然她问:“在哪里弄来的?这是花虫呀。”我告诉她是从大队仓库棉花池里捉到的。她说:“花虫可好吃了。”我十分怀疑地笑着,表示不相信,她说领我去她家炒花虫吃。她找来做饭的铜勺子,将所有的花虫放进去,然后,把铜勺子放到火上烤。一时,屋内飘荡起淡淡的肉香。当时,我记得只有一次过年,大队杀了八头猪,一个生产队分了一头,分到每家时只有薄薄的一卷了。这也是唯一的一次集体分肉。然而,姐姐让我吃炒熟的花虫时,我还是退缩了,不敢吃。她却吃了一个又一个,嘴巴“啪啪”响,非常香的样子。她劝我试着吃一个,我小心地捏了一个咬在嘴里,竟然又香又脆,确实是难得的美味呀。

后来,队里再要开仓库的大门,我总是欢天喜地争着去。每次去都有收获,或多或少都能找到花虫,就自己学着用铁勺子炒,有时还滴上几滴大油,独自偷偷享用这难得的美食。

第一章

平原早春的清晨,白茫茫的浓雾笼罩着村庄、田野,朦朦胧胧的物体似睡似醒。

这地方是平原和“根”的接合部,往前走二里,东、南、西三面便成了连绵起伏的丘陵,小山包比肩而立,比着比着,一跃成为巍峨的高山巨峰。老辈人说,山是平原的根。根扎得深,地才肥得流油。可不是嘛。平原上田连阡陌,塘堰河流纵横。那田,入冬前播油菜籽、麦子、花草籽,入春便呈现黄灿灿、绿葱葱、紫艳艳的景致,收过麦子、油菜,只需把田地犁耙一遍,让牲畜吃饱作喘息,播上秧苗,秋天又是一季丰收的稻子。那塘、堰、河,鱼、虾、鳖不时会弄出动静,露头露面,挑逗得人手心痒痒的。有人吟诵“江南好”的诗句,平原人不服气地白眼:“糙!俺这里能听到长江流水响。这话虽然说了,灵泉河水却是可知可感可触摸的。河水,流着平原人的喜怒哀乐,也流着平原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浓雾中的灵泉河看不清河岸,只听见潺潺的流水声。浓雾中的河西湾,随着开门声,人们迎来了

1990年3月18日的清晨。

这一天,河西湾双喜临门——灵泉河洗开工用品厂、河西湾养鸡场同时举行开工庆典,像晴天响起两声春雷,一下子震动了栾城县。当时的栾城县,乡镇企业局还没有成立,洗涤用品厂实乃全县第一家投资过百万的股份制乡镇企业。啥叫“股份制”?许多县乡干部也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,新鲜事物偏偏在河西湾发生了。那养鸡场可是北京的大干部出的钱,一个家庭办起机械化养鸡场,听了就叫人眼馋。从建厂(场)开始,十里八村的人便不停地打探、观望,等到开业这一天看稀罕。

黎明前,河西湾养鸡场场长刘柳叶睁开眼睛。悄无声息地穿好衣裤,几步走过院子拉开大门门闩,回手带上门向养鸡场快步走去。刘柳叶倒不是操心开业庆典,她牵挂的是那2000只鸡。那些鸡,不停地打着盹,墙内潮湿漉漉的,开春后土坯墙返潮,墙面湿漉漉的。丈夫柳林让人拉来一汽车煤和两个大铸铁炉子,屋内两面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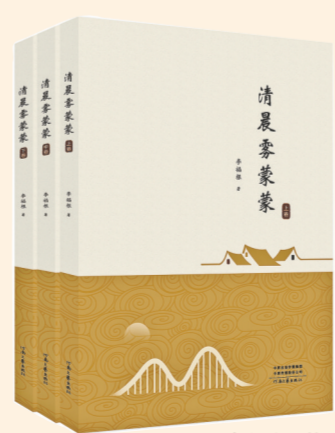
边架起两排烟筒,屋外生起两个炉子,连续烧了十来天,房内才变得暖烘烘的,暖融融的环境使可爱的小精灵们舒服得“叽叽叽叽”唱个不停。

刘柳叶家住湾子西头,鸡场建在离家500多米远的一片坡地上。浓雾弥漫,刘柳叶拧开手电筒,勉强看清脚下的路。鸡场里悄无声息,刘柳叶推开门闩,刚把大铁门推开一道缝,“谁?”随着憨声憨气的一声喝问,房内的电灯亮了。

“大,是我呀。”说着话刘柳叶走进房内。土坯房一溜三间,两间用作厨房和餐厅,里间是供人休息的地方。一位六十多岁,长方脸剃着光头的老人穿着棉衣棉裤站在厨房门口,眯眼看着走进来的女儿。刘柳叶看看餐厅长条桌上的马路表,5点3分。“大,时间还早呢,你再眯一会儿吧。”她转身要去鸡舍。一条大狗站在旁边抬头看着她,不停地摇着尾巴。“大黑。”刘柳叶摸摸狗的脑袋,懂事的大黑先一步跑到了鸡舍门口。

刘柳叶在鸡舍外给炉子加过煤球,转到房前见老人正给另一个炉子添煤,轻声说:“早晨冷,你咋

连载



李福根 著

不戴上帽子呢?”

老人名叫刘大贵,他憨声说:“没得事,庄稼人哪有恁金贵。不是说今那个啥,啥开业嘛,柳林也不写个条幅啥的?俺这也要来不少人吧?”

“啥开业,哪儿有钱摆那排场。小鸡买回来就算开工啦。开业是走形式,早晨柳林来安排。”

与冷冷清清的鸡场不同,人们接连不断一个个兴冲冲地走进洗涤剂用品厂气派铁栅栏大门。占地30多亩的厂区内,正面是一拉溜白墙红瓦厂房,西侧是一排办公室。虽然也是白墙红瓦,但那房比厂房矮了一截,窄了许多。厂区四周是一人多高的红砖墙,厂区如同鹤立鸡群,分外显眼。

这会儿,厂区内两个地方热闹起来。车间外临时拉出几根电线,房檐下,七八盏两百瓦的电灯泡照着空荡荡的场地,雾中的光亮混沌一片。人们七手八脚地忙着挂横幅、贴标语、摆桌子、放板凳。为集几十条板凳,湾子里的小学放假半天。厂房后面的伙房大老远就能听见高一声低一声的说话声。开业庆典预备10桌酒席,村支书刘三喜提出在灵泉渔家宴办,厂长屠刚坚持在职工食堂招待,各说各的理,到头来屠刚的意见占了上风。在屠刚看来,庆典就是造势,聚人气、顺心劲、理情绪,那可不是瞎忙活的。一个刚刚开工的厂,就像一个走马上任的领导人走进一个生疏的天地,面对一片陌生的面孔,第一通讲话,第一个举动给人

的印象直接关系到头三脚能否顺利踢开。屠刚心里清楚,他这个外来户要在灵泉河镇扎下根,头三脚必须踢开。更何况灵泉区、栾城县有关领导前来庆贺,这正是打开局面的天赐良机,早在一个多星期前,屠刚就和厂里、村里的头头们做起了庆典前的准备。

六点半,屠刚穿好头天晚上准备好的白衬衣,又穿好毛衣毛裤,顺手叠好被子,连着拍开了东墙窗。没有回音,屠刚又拍了几声,终于听到了墙那边嘭嘭的应和声。屠刚拉开门走出房间,稍许,一个温柔的女声和他打招呼:“哇!我差点没认出来,雾太大了。”

“丽丝呀,快点收拾吧。”这个叫丽丝的女人正是被屠刚“拍”醒的。他说着话,走进屋内随手关上。屠刚手脚麻利地洗漱完,在毛裤外穿好放在椅背上的裤子,盯着衣架上的各色领带看过一遍,顺手取下一条紫色领带在脖子上打好结,对着穿衣镜细细地整理一番,白皙的长条脸上露出一丝笑容,眼角和眉角的皱纹在笑意里一张一翕,像是述说着这位四十多岁男人的沧桑。他从紫檀木盒内取出一把牛角

梳梳理过大分头,又拿出发胶喷了几下,取过衣架上的西服穿在身上,在穿衣镜前照了一眼,从容地走到屋外,砰的一声锁上门。

厂房布置会场的忙碌场面接近尾声,几个工人正在两长排课桌上铺桌布,村支书刘三喜正和副厂长黄家礼交接耳地说着什么。屠刚来到近前,说:“刘支书,主席台上摆两排桌子不太好看吧。上面两长排桌子,下面才八排凳子,台上台下头重脚轻。”屠刚说:“是不是把后一排桌子调换到下面来,该摆烟摆烟,该摆茶摆茶,那些乡领导不会有啥意见吧。”

“你不想让俺在灵泉河混了咋的!”刘三喜急了,小平头的头发硬扎扎的,睁着一双大眼睛,国字脸上的连鬓胡黑乎乎的。

“这院子大,会场这样摆布俺看也有点儿空。”一直不曾开腔的黄家礼搭话道:“刘哥,要不下面再加三四排板凳,多坐些人。”“厂里有多少工人你不知道?这就还在全村东拉西拽三四十人,别打肿脸充胖子了!”刘三喜自恃是黄家礼的姐夫,说话有时瞪得他半天答不上话。